

刊 頭 語

陳慶雲

凡有一件物的發明，必先經過「研究」「試驗」兩個時期，然後有收效的日子，而收效的大小和快慢，常在有沒有公開的研究及普遍宣傳為差等的例子裡面。

個人的識力是有限度的，科學的演進是無窮盡的，要是閉戶自封，縱使研究以得，也是收效遲遲，成績小小，遠不及公開討論，取長補短，事半功倍。

飛行術是一種專門技術，需用科學的學理很多，混合了「氣象」「物理」「幾何」「化學」等學理而運用之，佐以其他學理常識，旁參博引，互相考證，神而明之，也許不致僨事，從這一點看來，研究它想獲得它的效果，自然較普通學術為難了。

但是東西各國，已將這種技術學理，由研究時期，經驗時期，乃至收效時期了，歐戰時航空軍的成績，常常不在海陸軍之下，甚或海陸軍須靠航空軍先奏偵察或破壞之功而收後效的，也有不少的事實，現在更一天進步一天，什麼公用的郵傳哪，民營的航空事業哪，它的飛行站，何止棋佈星羅，已到發展時期了。

我們中國國民黨，使用飛機，在外國發明之後，不必費幾許精神和物質的犧牲，便能够安享其成，時間上的比較，總算經濟一點，也應該和外國同時發達起來纔是，雖其間屠龍逐莫討陳諸役乃至現在的北伐，幫助打倒軍閥，也見不少的效能，然而此之東西各國，便有天淵之別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——環境不良好，主持不妥當，固然是大原因，但是畏難苟安，得過且過，不能喚起國人研究航空的興趣及信仰，作普遍的宣傳，航空事業，不能發展，未嘗無關，那就我們航空同志，不能不負這個責任了。

現在國內的軍閥，還沒有完全打倒，國外的帝國主義者，還沒有把不平等條約取消，先總理航空救國的主張，還沒根本實現，我們航空同志的責任還是很大呢！我們站在革命的觀點上來說話，如果這件事情和革命進程中有利益的，不管它成績好不好，成功難不難，祇要努力去做，拚命去宣傳，使得人人都曉得這事是有益的，並且相信它一定能够成功的，纔是我們的使命，纔是我們的本色。

好了，我們航空界混沌了十多年了，政府雖沒有責備，民衆雖沒有理會，但我們良心自責，實在十二萬分難過，好在現在主持航空機關的，航空處以下，製造飛機的有修機廠，製造飛行員的有航空學校，籌設民用航空事業作擴大宣傳的有航空救國會，都是我們航空界有經驗的人，各稱職守，算是十多年來的一點曙光吧，如果能够把我們現定的計劃，逐漸實施下去，大家分工合力，殘餘軍閥，帝國主義，相繼打倒，是不難的事了，國民革命完成以後，航空事業更搬到民間去，使成為民衆化，人人都享航空的利益了，刊印這本航空雜誌，就是將航空學理公開討論，普遍宣傳，希望喚起國人的興趣及信仰，實現先總理航空救國的主張，這是本刊的使命，（慶雲）不文，忝居航空分子，以至誠的熱情，希望航空的發展和同志們大家努力！